

海闊天空任翱翔

李鴻臯的空軍生涯

● 王 琛

少年立志飛上藍天

生於民前三年的李鴻臯年輕時就加入空軍，如今已屆九四高齡的他，從投身廣東空軍、參與寧粵對抗、西南剿共到抗日戰爭。有人說，他就是一部珍貴的中國空軍史。

李鴻臯籍隸廣東台山。他的二叔便是旅美華僑李德炯，曾就讀於美國西點軍校；李德炯於一九二三年回到廣東，投效中山先生的廣東軍政府，並在粵軍中擔任要職。有次他勉勵李鴻臯，要獻身救國，就要學習航空。

一九二四年，孫中山先生創辦黃埔軍校，同年也創辦廣東航空學校。航校第一期只有十位學生，大部分為黃埔軍校保送，其中最著名的為曾經擔任參謀總長的王

叔銘將軍，他在校的名字為「王勛」。第二期的學生也有部分來自黃埔，較知名的有毛邦初和張廷孟；李鴻臯報考的是第三

期。第三期又分甲乙兩班，甲班學生三十六名，一九二八年四月入學，次年四月畢業；李鴻臯選的乙班，乙班又分飛行和機械兩科，飛行科六十五名，機械科五十名。李鴻臯選的機械。乙班於一九二八年十月入校，一九三〇年三月畢業，這時候全國已經統一，李鴻臯畢業後，被派在中央軍政部第六航空隊，任中尉機械員。

紀徐則受訓於德國，他也是我國第一位表演飛行跳傘的專家。

當時的廣東是全國航空事業最先進的省份，即令如此，機場設施也非常簡陋，大沙頭機場只有一條跑道，而且沒有導航設備，飛機起降全靠目視，飛機與塔台之間，也僅靠旗語聯絡，遇上氣候不佳，飛機便停止活動。學校有七架美製真尼（Jenny）型和英製亞維安（Avian）型單引擎飛機，既用於教練，也用於戰鬥。

我國的航空事業起於廣東。在中山先生創立航空學校之前，即有不少學習航空的華僑青年，志願投入國民革命的行列，最早回國的有楊仙逸、張惠長、陳慶雲，以後陸續投效的有林偉成、黃光銳、楊官宇等，有的甚至攜帶飛機返國，像陳卓林、關榮，這些人組成「革命軍飛機隊」，

成軍之初因陋就簡

廣東航空學校位於廣州珠江之濱的大沙頭機場，第三期的時候，校長為周寶衡，教育長為黃毓沛，飛行主任為丁紀徐，校長、教育長都畢業於美國航空學校，丁

紀徐則受訓於德國，他也是我國第一位表演飛行跳傘的專家。

也就是廣東空軍的前身。

中原大戰空軍建功

一九二九年九月，原任廣東航空處處長的張惠長，調任南京中央航空署署長。

次年，經張氏要求調往中央者，有第四航空隊隊長楊官宇、隊員謝莽、蔣其炎、楊國柱、寧明階，第六航空隊隊長周寶衡、副隊長黃毓沛、隊員陶佐德、段其新、劉沛然、鄭厚邦、梁達文、周一平、陳兆新、容章炳、容章灝、敖專一、駱導群、李鴻臚、吳君幹、張幹南、郭漢庭、劉錦濤等二十餘人。

該年夏天，因裁軍意見不合，閻錫山、馮玉祥與中央決裂，閻、馮聯軍分自陝西、河北、河南，向中央轄區進攻，雙方動員上百萬兵力，戰區遼闊，傷亡慘重，是為史稱的「中原大戰」。

當戰爭膠著時，空軍司令黃秉衡命第六航空隊派機至魯南偵察，奉命前往的為劉錦濤，他發現濟南以南，敵人無重兵把守，知道這個狀況，蔣總司令乃急調廣東蔣光鼐與蔡廷鍇兩師，兼程北上，復命空軍作空中支援，當時隊長周寶衡偕隊員郭漢庭，駕可塞式 (Corsair) 偵察戰鬥機，

另有周一平、李鴻臚駕同型機，於八月十五日自兗州機場起飛，向閻、馮聯軍陣地猛烈炸射，以協助蔣、蔡兩師之攻擊，於九月初，終於攻克濟南。其後因東北軍入關協助中央，復因馮玉祥手下大將韓復榘、石友三陣前倒戈，閻、馮終於敗北，結束了這場空前慘烈的內戰。

戰地鴛鴦志在四方

一九三一年三月李鴻臚回廣州；那年五月十六日他就讀廣州協和師範的伍柳芳完成婚禮。一九三三年八月，周一平接受貴州邀請赴該省籌建空軍，他邀約李鴻臚一同前往，同行的還有飛行員周敏超、譚廷芳、薛永賢和機械員歐陽森，李鴻臚則為飛行員兼機械長。

一九三三年，貴州省主席為王家烈，王又兼任第二十五軍軍長，名義上屬於中央，實際上形同割據。該年二十五軍成立「航空籌備處」，由於自己沒有該項人才，只好向廣東空軍徵聘。

當時的貴州，交通仍然落後，自廣東至貴州，還沒有公路可達。周一平等接受聘請後，順便在香港為貴州購買五輛卡車，先由香港乘船至越南西貢，再經越北至

廣西南寧，然後經獨山、都勻抵達貴陽。二十五軍早先購有美製佛力特 (Boeing) 教練機二架，並已闢有貴陽機場，當時還準備增建清鎮、畢節、都勻等多處機場，以便利省內聯繫。

轟炸任務人工投彈

在貴州，由於因緣際會，李鴻臚還參與了剿共戰爭。那是一九三四年冬，經過江西「五次圍剿」，潰敗的「紅軍」，在毛澤東、周恩來的率領下，突圍來到貴州，目的地則是西北。王家烈的二十五軍在湘黔邊境堵截「紅軍」，結果一敗塗地，從此「紅軍」長驅直入，貴陽很快就陷入風聲鶴唳。這時候，蔣委員長和陳誠等正在貴陽督師，除急調「尾追」之薛岳兵團火速赴援，也希望兩架教練機起飛偵察敵情，並相機給予炸射，以遲滯「紅軍」的前進，說著，送來五千銀元作為獎勵，在當時，這可是一筆很耀眼的財富，然而教練機沒有武裝，此去生死未卜，所以必須徵求個人意願，結果只有華僑飛行員周敏超與李鴻臚報名。此前，為了訓練作戰，李鴻臚曾去廣州石井兵工廠購得百枚二十磅重炸彈，這種炸彈，很像常見的迫擊砲

彈，須先拔去保險，再朝目標投下，這時候，由於風葉旋轉自動脫落，雷管也跟著打開，然後碰觸爆炸。由於是「人工」投擲，必須配合飛機的俯衝剎那，並算好爆炸時間，才能收「轟炸」效果。

那時候的人很少見過飛機，看見飛機臨頭便嚇得魂飛魄散。經過此番轟炸，「紅軍」的先頭部隊幾乎潰不成軍。事後得悉，攻抵貴陽近郊的「紅軍」，共有兩師之眾，本以為貴陽旦夕可下，不料在那座屋中，竟有多位高幹被炸死，其中還包括一位師長，使他們的攻勢頓受重挫，乃不得不改變初衷，捨貴陽而轉往黔桂邊境，周敏超和李鴻臚也因此「一舉成名」。在慶功之後，出乎意料，他們兩人以「國難當頭，政府需財孔急」，退還了五千大洋。

機不可失戲劇張力

一九三六年，當陳濟棠聯合李宗仁、白崇禧，假「抗日」之名，進行「倒蔣」的時候，深明大義的廣東空軍，為了反對內戰，維護統一，在該年七月，先有空軍司令黃光銳，率領一百多架飛機，飛往南昌，向中央輸誠；八月，復有廣西空軍隊

長鄭梓湘（廣東航校三期）率機隊歸向中央；他們非但瓦解了「粵桂抗日聯軍」的行動，也因此避免一場內戰，為國家保存了日後長期抗戰的實力。

說起廣東空軍的集體出走，還頗富戲劇性。民國十八年至二十五年間，陳濟棠在粵主政，由於廣東擁有巨額僑匯，而且外貿發達，加上陳氏勵精圖治，廣東的政經建設頗有成就，武力也堪稱雄厚，因此竟激起陳氏問鼎中原的野心。陳氏與胞兄陳維周皆重迷信，家中設有佛堂，凡事必求籤問卜，民國二十五年，陳維周曾赴奉化溪口，觀察蔣氏祖塋，認為祖塋風水不佳，氣運將衰；再隨考察團訪問南京，仔細查考蔣委員長的氣色流年，也認為蔣委員長年內將有大難，然而陳氏仍然猶豫難決，復召請擅長扶乩的翁半玄，著他求教神明，在恭謹嚴肅的氣氛中，沙盤上筆動字顯，赫然出現「機不可失」四個大字，不禁令陳濟棠喜上心頭，遂決意起兵「倒蔣」。該年六月一日，他聯合廣西的李宗仁、白崇禧，成立「抗日救國軍」，向中央擺開陣勢，但是他倚重的空軍，卻不願再打內戰，竟分別在七月三日及十八日，悄然由各基地起飛，投向中央政府的懷抱

，消息傳來，陳氏知道事不可為，遂通電下野，將廣東軍政交還中央，李宗仁、白崇禧也隨之偃旗息鼓；短短時間，竟使瀕臨爆炸的政局完全改觀，廣東空軍的起義壯舉，功不可沒。陳濟棠沒有想到，所謂「機不可失」，還有另一層涵義。

淞滬戰役初試鋒芒

自清末以來，日本即對中國不斷侵略，最終目的，就是要併吞中國。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，繼「九一八」東北事變之後，日本又在上海挑起戰端，當即遭到十九路軍的迎頭痛擊，十九路軍原屬廣東部隊，部隊長為蔣光鼐與蔡廷鍇。在這次「淞滬戰役」中，雙方均投入大量兵力，中國空軍也初試鋒芒，其中還有北上支援的廣東空軍，儘管沒能痛殲頑敵，卻也凸顯了空軍在作戰中的重要性。

在「七七事變」前數年，由於中日關係日益惡化，中國乃不得不加強備戰。民國二十五年九月，原廣東空軍向美國訂購的五十架霍克三式（Hawk III）驅逐機回到國內，既然廣東空軍已經歸併中央，這些原計畫運往廣州的飛機，也就改運到上海，並隨即被運至笕橋空軍基地。其時李鴻

梟在空軍三大隊任機械長，駐在江蘇句容，當即奉命和四大隊機械長余炳揚各率二十名機械員，將這些散裝的飛機予以組合。由於他們以往維修過霍克二式，所以駕輕就熟，再加上夜以繼日趕工，僅花三天時間，便將這五十架飛機組合完成。霍克三式雖然也是雙翼，但時速已達三百公里，而且配備有四挺電鈕控制的機槍，駕駛員一個人便可以操縱自如，在當時屬於很先進的機種。抗戰初期，我們就靠著這些飛機和日本空軍搏鬥，像在「八一四」杭州空戰中建立功勳的，就是霍克三式。

自歸併中央，由於人多機少，許多飛行員乃轉入地勤，李鴻臚從此便專事修護。南京淪陷後，他隨空軍三大隊轉進漢口；二十七年，我國的空軍戰力幾乎消耗殆盡，值此危急關頭，幸有蘇聯願意協助我國，運來第一批戰鬥機，負責檢查維護的就是李鴻臚。

一片火海躲過一劫

一九四一年，在成都的雙流機場，他再度維護蘇聯援助的戰鬥機，那是一批數十架B-15和B-16，經由伊犁、蘭州，飛到了成都。當時日軍濫施轟炸，我們急需飛

機捍衛領空，可是這些蘇聯的新型戰機，經過檢查，發現很多問題，像水平未校正，操縱不靈活；飛機雖有四具槍座，卻只裝了一挺或兩挺機槍；還有通過螺旋槳的機槍未經調妥，以致不能射擊；李鴻臚還發現，那些隨機而來的蘇聯技術人員，工作態度馬虎，根本幫不上忙；面對這種情況，他們只有依靠自己，加緊搶修。

三月十四日，空襲警報又嗚嗚響起，據說在成都南北兩方，都聽到飛機聲音，空軍第三軍區司令命令所有的飛機立刻疏散，飛往西康省的雅安機場。當時日軍採不定時轟炸，有次在重慶白市驛機場，一批敵機剛剛離去，我們迎戰的飛機也急待落地加油，就在這時候，另一批敵機接踵而至，在來不及起飛的情況下，眼看敵機肆虐，成群炸彈滾地而來，不單等待加油的飛機被炸的七零八落，機場上的設施，油罐車、彈藥車，全陷入一片火海，不及走避的官兵死傷有三百多人；李鴻臚迅速跳進防空壕裡，僥倖逃過一劫，但在他身旁，剛好飛來三塊燙手的彈片，教他終生都難以忘懷；當時李鴻臚跳進防空壕裡，過了片刻，卻不見日本轟炸機的影子，空中倒是出現了十二架漆有「膏藥旗」的零

式機，這是日本的新型戰機，速度快，轉彎靈活，航程也遠，不知道為什麼，第三軍區司令卻下令疏散的飛機立刻回航，雖然有人以為不可，因為這些剛接收的飛機還不能作戰，無奈司令官堅持己見，結果回航的飛機，都成了敵人的「空靶」，紛紛墜毀在雙流和新津一帶，一次竟損失四十多架。

空戰英雄名垂青史

抗戰期中，廣東航校三期的同學，曾產生幾位空戰英雄，陳其光是最出色的一位；二十六年他率部駐守句容，八月間，攔截轟炸南京的敵機，他旗開得勝，首先將領隊敵機擊落；九月在太原空戰中，他以一敵四，擊斃日本號稱「驅逐之王」的三輪寬少佐，自己也負了重傷。其次有吳汝鑾、謝莽；吳汝鑾在歸德、蘭州及衡陽上空，皆曾擊落敵機，後來在南雄空戰中不幸殉國；謝莽在二十八年七月轟炸運城日軍機場時，著有功勳。此外，空戰陣亡的有陳順南、趙甫明、曹飛、梁國明、譚伯勤，至於失事殉職的就更多了。總之，在捍衛祖國，抵禦外侮的聖戰中，他們充分發揮搏擊長空，一往無前的忠勇精神，

用鮮血和生命，寫下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蹟；在此期間，李鴻臚輾轉於各空軍基地，堅守著自己的維修職責。抗戰勝利，他調入空軍通信學校，民國三十七年，空軍通校由成都直接遷往台灣岡山，他就踏上了這塊土地。

一九六五年，李鴻臚自空軍機械學校

上校科長退役，他的家也由岡山遷到台北；這些年他過著無牽無掛的生活，更可喜的是身體健朗，老伴伍柳芳也形影相隨，算算他們結婚已有七十個年頭，是人人稱羨的美滿姻緣。他們育有一子一女，女兒遠適美國，女婿也是台山鄉親；兒子則數年前從華航退休，兩個孫兒也都學業有成。

目前均已服務社會；兩老將這份幸福，都歸於基督的恩寵。年輕的時候，他們就接受了基督教信仰，如今一家人也全由他們帶入教會。緬懷往事，如夢似煙；儘管年華不再，儘管壯志未酬，但他們都慶幸活在那個救亡圖存、波瀾壯闊的時代，更欣慰自己沒有辜負此生。

中外詩壇

趙家驥原著
王雲翀提供

平生最愛人間詞話縮為五字詩教女兒輩

滄浪論興趣。阮亭稱神韻。境界探其本。面目何須問。
 境不限景物。在寫真感情。一字境全出。格高句亦名。
 無我境優美。有我境宏壯。造境合自然。寫境鄰理想。
 落日照大旗。寶簾掛銀鉤。境雖有大小。不以分劣優。
 偉哉李青蓮。氣象千牛斗。登臨八個字。遂關千古口。
 畫屏金鷓鴣。絃上黃鶯語。和淚試嚴妝。三賢品自吐。
 句秀溫飛卿。骨秀韋端己。神秀李重光。解人乃如此。
 客觀多閱世。主觀不必多。文學愛血書。罪惡自擔荷。
 正中堂廡大。開山一代尊。諸賢詠春草。誰攝春草魂。
 望斷天涯路。憔悴終不悔。驀地見那人。循斯三境界。

淺淡皆致味。古之傷心人。悽惋變淒厲。淮海真無倫。
 詞若雅鄭分。在神不在貌。秦歐方淑女。清真倚門笑。
 南宋病在隔。渡江風流絕。隔與不隔間。情景妙難說。
 辛豪與蘇曠。兩老具胸襟。徒學其形似。東施效捧心。
 言情自然舌。觀物自然眼。納蘭初入關。未被漢風染。
 古者非無題。意難以題盡。有題詩詞亡。中材鮮自振。
 不用粉飾字。不使隸事句。不為投贈篇。此道始能悟。
 詩人對人天。入內亦出外。入內寫能真。出外觀無碍。
 奴僕命風月。憂樂共花鳥。觀物重亦輕。因者難為巧。
 庚戌秋九月。我生女兒輩。詞話誰知當此際。詞話出人間。